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入道篇第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欣厭部

剃髮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道俗形乖淨染殊趣由善惡不
等報應不均欲覩仁義盛德之風當
尋禮儀玄軌之範而能割愛辭親弃
榮勢位飾食滋味蘇餐苦行麁服蓋
形不顧飾玩隨用安身不存名利拚
過三毒制止八音三千威儀五百戒
相動靜合宜皆有法式八萬修多十
二部別數演投機隨時利物可謂人
天之揩模入道之舟航者也

欣厭部第二

如文殊問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
諸功德不與出家心等何以故住家
者無量過患故出家者無量功德故
住家者有障礙出家者無障礙住家者
行諸惡法出家者離諸惡法住家者
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垢處住家者

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
隨愚人法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
不得正命出家者得其正命住家者
是憂悲惱處出家者是歡喜處住
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解脫處住
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
家者有貪利樂出家者無貪利樂住
家者是憒閙處出家者是寂靜處住
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高勝處住
家者為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
住家者常為他人出家者常為自身
住家者以苦為樂出家者出離為樂
住家者增長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
住家者成就小法出家者成就大法
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有法用住家
者為三乘毀訾出家者為三乘稱歎
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住家
者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
者多放逸出家者無放逸住家者為
人僕使出家者為僕使主住家者是
黑暗處出家者是光明處住家者增
長憍慢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
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諂曲

又涅槃經云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
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
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在家之人內
則憂念妻兒外則王役驅馳若富貴
高勝則放逸縱情貧善下賤則飢寒
失志公私擾擾晝夜孜孜眾務牽纏
何暇修道又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之
人多諸煩惱父母妻子恩愛所牽常
思財色貪求無厭得時守護多諸憂
慮流轉六趣違離佛法當作怨家惡
知識想應厭家結生出家心無有在
家修集無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
無上道在家塵污出家妙好在家纏
縛出家解脫在家多苦出家快樂在
家下賤出家尊貴在家奴僕出家為
主在家由人出家自在在家多憂出
家無憂在家重擔出家捨擔在家戀
務出家閑靜又出家功德經云若放
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譬四
天下滿中羅漢百歲供養不如有人
為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
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
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緣經云以一日

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又復
祇律云以一日一夜出家修梵行者離
六百六十六千歲三塗苦又出家功
德經云若為出家者作留難制止
人即斷佛種諸惡集身猶如大海須
得癩病死入黑闇地獄無有出期又
迦葉經云爾時大王太子聞出家功
德甚深並皆發心出家已四天下中
無一眾生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
家彼諸眾生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
地自然生諸粳米諸樹自然生諸衣
服一切諸天侍衛佛又藏經云
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有
所須者於未白毫相中一分供諸末
代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
又賢愚經云一百盲人有一明者能
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
眼一人有力救其罪令不失目此
之二人福等無量猶不如度人出家
又自出家其福廣大
勸發部第三
初依出家依行先請二師一是和尚
二是闍梨[illegible][illegible]多論云若先請

[illegible]

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亦得十
戒若聞知死受戒不得若不聞死受
戒得成闍梨應同又清信士度人經
云若欲剃髮先於落髮處香湯灑地
周圍七尺內四角懸幡安一高座擬
出家者坐後復施二勝座擬二師坐
欲出家者著本俗服拜辭父母尊親
等訖口說偈云

流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脫
棄恩入無為　眞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
香湯洗浴除白衣氣度人經云雖著
出家衣只得著泥洹僧及僧祇支未
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來至和尚前
胡跪和尚應生見想不得生惡賊心
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尊重供養和尚
為種種說法誡勗其心已來向闍梨
前坐善見論云以香湯灌頂上說偈
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教禮十方佛竟復說偈讚
云

歸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爲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梨乃爲剃髮度人
經云爲剃髮時傍人爲誦出家唄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棄家入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剃髮時當頂留五三髮未至和尚
前胡跪和尚問言今爲汝除去頂髮
許不答言好然後和尚爲著袈裟當
正著時依善見論復說偈讃云
大哉解脫服　無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廣度諸衆生
從度人經云既著袈裟已禮佛行道
道俗從後繞三匝已復自說偈生慶
荷意云
遇哉値佛者　何人誰不喜
福願與時會　我今獲法利
行道匝已又禮大衆及二師竟然後
在下行坐受六親拜荷出家辭俗意
心悚歡喜父母諸親皆爲作禮悅其
道意應中前剃髮最好令及得齋依
毗尼母論云剃髮著袈裟已然後和
尚爲受三歸五戒等 [illegible]

引證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
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
顏貌如是應當在俗何故出家女人
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
厭惡婬欲今故出家我在家時以端
正故早蒙處分早生男兒兒遂長大
端正無比輾轉羸損如似病者我即
問兒病之由狀兒不肯道為問不止
兒不獲已而語母言我正不道恐命
不全正欲具述無顏之甚即語母言
我欲得母以私情欲以不得故是以病
耳母即語言自古已來何有此事復
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
理以存兒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兒
將上牀地即擗裂我子即時生身陷
入我即驚怖以手挽兒捉得兒髮
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
是故出家
又智度論云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
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
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
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常

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
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盛
美持戒爲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破
戒便破但出家聞言破戒當墮地獄
云何可破荅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
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比丘
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女著
種種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
衣以爲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
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
破禁戒破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
已値釋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羅漢道
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在祇
桓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
丘佛勅阿難與剃頭著法衣醉酒既
醒驚怖已身忽爲比丘即便走去諸
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
丘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
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
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
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故白衣雖有
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陁羨

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
日有相端正少雙兼有德行王甚愛
敬時彼國法諸為王者不自撣琴
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擲戲自恃王
寵遣王撣琴自起為儛初舉手時王
素善相觀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
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愀然長歎夫
人白王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撣
琴自起為儛用為歡樂有何不適捨
琴長歎願王吉語王不肯答慇懃不
已王以實答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即
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
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王
聽許王愛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
當聽汝去不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語
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
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
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即於其日
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旦即便
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憶本誓故
來詣王所光明熾盛遍照王宮時王
問言汝為是誰天即答言我是王婦
有相夫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坐天答

之言我今觀王臭穢叵近但以先誓 [illegible]
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
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家一日
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
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
直一閻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
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
羅漢故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嚴身 不如鴻鶴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兄弟二人居勢
富貴資財無量父母終亡無所依仰
兼為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議弟愛
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常嫌恨之
共為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
家業進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
與汝衣財寶耶家轉貧困財物日耗
人所嗤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為
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
以道化親乃為孝耳道俗相反自然
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
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猶明冥是故
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樂

昔惱之偈豈知苦辛其弟含恚頡頭
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
以財為貴吾好經道以慧為珍今欲
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
無常卒至為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免
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
兄則去家作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
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言瞋
恚更盛弟貪家業未曾為法其後壽
終墮於牛中肥盛甚大賈客買載
鹽販之往還數迴牛遂羸頓不能復
前上阪困頓躃臥不起賈人撾打揣
頭纔動時兄遊行飛在虛空遙見其
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為所在面
自投身墮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本
命即自識知淚出自責由行不善慳
貪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衆不信兄
語觝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
當何逮兄知心念愴然哀傷即為牛
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以施與即
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
時其命終盡得生忉利天時衆賈客
各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識

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
棄所珍翫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
得道由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人
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
又付法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闍夜多
將諸弟子詣德叉尸羅城到其城已
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烏欣然微
笑弟子白師願說因緣尊者答我初
至城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飢急語我
我母入城為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
百歲飢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
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我始入
城便見彼母具說子意鬼母答我吾
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能得一人洟唾我既新
產氣力羸劣設得少唾諸鬼奪我今值人過
得少唾欲持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
畏不敢出唯願尊者送我出城我即
將出令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
鬼答我言吾見此城七反成壞我聞
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
時彼烏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
出世號毗婆尸我於尒時為長者子
欲得出家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母

持戒財復命終生四天王爲北天王
毗沙門子與諸婇女受五欲樂天
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爲帝釋子
壽天千歲次生焰摩爲王子壽二
千歲後生兜率亦爲王子壽四千歲
次生化樂爲天王子壽八千歲化樂
壽盡復生第六他化自在爲天王子
與諸婇女所受五欲於下最勝盡天
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
往來七返而無中夭一回出家滿二
十劫不墮惡道常生天上受福自然
最後人中生富樂家財寶具足壯年
已過臨老厭世出家修道成辟支佛
名毗流帝梨廣度天人不可限量以
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爲
喻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
百歲中盡心供養四事無乏乃至涅
槃各爲起塔華香瓔珞種種供養所
得功德不如有人爲求涅槃一日一
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
家之法具可尊貴不得以小時邑貪
著俗事流浪生死自若苦身
中本起經云提婆達多

[illegible]

欲以名爲

又雜集論云提婆者[illegible]

云云提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提婆達白佛言願
聽在道又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
夫為沙門實為不易復再三白佛復
告不宜出家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
懷嫉妬心我今宜自剃頭善修梵行
何用是沙門語爲提婆後犯五逆罪
惡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
有大火風起生繞提婆身爲人所燒
便發悔心稱南無佛欲不究竟便入
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在地獄中
為經幾時佛言經於大劫命終生四
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
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
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
大目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見提婆
達辭別世尊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
間音響目連自言我解六十四音以
此音往語彼人目連如屈申臂頃至
阿鼻獄上虛空中命曰提婆達獄卒
曰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

婆達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
佛叔父兒提婆達獄卒燒炙彼身從
今當語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
寶蓮華語曰連曰尊者何由至此目
連曰如來記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
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闍已
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臥阿鼻獄中
經歷一劫終無苦惓目連復問苦痛
有殆損乎提婆報以熱鐵輪轢我身
燋復以鐵杵吹咀我形有黑象蹈
踏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日袈
裟化為銅鍱極為熾盛今寄頭面禮
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
足還世尊所又智度論云提婆達學
子名俱迦離謗舍利弗及目揵連命
終墮蓮華地獄中又本起經名犍和
離
又報恩經云提婆達多過去久遠不
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滅度
後於像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
中爾時此丘常患饑羸而作約言我
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住其羸如
洪茶後一時有王盖來至羸邊問言

云何身體肌肉肥盛弟子言我所從主
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從法
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弟言我亦欲
修習其法弟言能爾隨意爾時比丘
尋便坐禪爾時士蚤聞血肉香即便
食噉爾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便脫衣
以火燒之佛言爾時坐禪比丘者今
迦葉是爾時士蚤者今提婆達多是
爾時蝨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為利
養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為
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
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
不盡
又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
城乞食到弟孫陀羅難陀舍會值難
陀與婦作粧香塗眉間聞佛門中欲
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
上粧未乾頃便還來難陀即出見佛
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為取
過與阿難亦不為取阿難語言汝從
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佛至
尼拘屢精舍佛即勅剃髮師與難陀
剃髮難陀不肯怒拳而語剃髮人言

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可剃其髮
耶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荅言畏故
不敢為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
畏故不敢不剃雖得剃髮常欲還家
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當守
房而自歡喜今具得便可還家去待
佛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
後作是念言當為汲水令滿澡瓶然
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復
翻如是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
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俱
著瓶屋中而去適欲閉門適一扇閉
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
是念俱不可閉且置而去縱使失諸
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可償之即出
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
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從異道來
遙見佛來至大樹後藏樹神舉樹在
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
舍而問之言汝念婦耶荅言實念即
將難陀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陀汝
婦端正不荅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
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面首端

云何如此獼猴耶難陀懊惱便作念言
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
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
上徧諸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
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有五百
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
往問難陀往問諸宮殿中盡有天子
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耶諸女答言閻
浮提内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
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為我天
子難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住矣
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人天路
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
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
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
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
難陀還閻浮提難陀為欲生天故勤
加持戒阿難尒時為說偈言
譬如羝羊鬪　將前而更却
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
煮人唯見一鑊炊沸空停怪其所以
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難陀即

閻獄平言諸錄盡皆覺治罪人哉
狗故無所覺答言閻浮提內有如
來弟子名為難陁以出家功德當得
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今當墮
此地獄是故我今吹鑊而待難陁
聞已恐怖畏獄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
陁南無佛陁唯願將我擁護還至閻
浮提內佛語難陁汝能勤持戒脩汝
天福不難陁答言不用生天今唯願
我不信此獄佛為說法一七日中成
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世尊甚奇
甚特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過去
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爾其事
云何請為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
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婬女端正殊
妙爾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侫臣向
迦尸王數說彼國有婬女端正世所
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
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
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勅婬女
汝之姿態所有伎好悉具足備使
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
離亦遣人令夫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我

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見

遣時迦尸王即遣婦還大祀已訖遣
使還去答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
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惑
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
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
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
猴諸獼猴衆皆共瞋呵責此雌獼猴
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
獼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
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牆不
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
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
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
歸王語之言今汝獼猴破亂我國那
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
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
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
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婬女我今無婦
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万姓視汝而
活為一婬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
知婬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
執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爲不

淨如彼人聚欲現外相好及所覆容 [illegible]
[illegible]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
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如[illegible]
如廁生華欲如疥瘡而向炎火搔之
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謂為美
有味脣齒破盡不知猒足欲如渴人
飲於鹹水逾增其渴欲如服肉[illegible]
競逐欲如魚戰貪味至死其患甚大
爾時獼猴王者我身是也爾時王者
難陀是也爾時婬女者孫陀利是也
我於爾時欲於泥中拔出難陀今亦
拔其生死之苦
未曾有經羅睺羅年至九歲出家
為沙彌王勑豪族諸王子五十人
隨逐羅睺羅共出家舍利弗為和尚
大目揵連作阿闍梨與授十戒羅睺
母耶輸陀羅為太子婦未滿三年即
捨出家 [illegible] 沙彌者耶
合傳云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姓
出家者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
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

[illegible]

海皆曰從阿耨泉出又稱沙彌事神云汝等

比丘釋顯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

[illegible]又長阿含經云彌勒出世諸比

丘弟子等亦皆稱慈子如我今弟子

稱為釋子[illegible]觀大智論應跡

均俗典所以苗裔婚姻重疊並

緣發曠劫故能異譜連化又四河入

道俱名為海四族歸道並號曰釋可

謂拔彼末源同乎一味者矣

頌曰

飛祐因熟　今當出度　弃俗遺塵

超然欣悟　慧在恬虛　妙不少數

咸時會道　絕諸繁務　精勤慕學

服味甘露　功業轉隆　咸靈所護

論議軌儀　修修神步　彼我無他

法侶相遇

盛矣緣 [illegible]

宋沙門智嚴　宋沙門求那跋摩

宋沙門居曇輝　宋居士趙晤

宋東宮僉安

宋京師枳園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

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遊歷西國

皆受禪法博通經論平所希有還來

西域所得經論未及翻譯[illegible]
四年乃共寶雲譯出[illegible]
精白省道化[illegible]感服[illegible]見
者云見西州太社間見相[illegible]嚴之
至高辟易此人未之解後一血[illegible]至[illegible]
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illegible]加[illegible]
異像同聞[illegible]請見語婦劉氏[illegible]病[illegible]
見鬼來守可處長時迎嚴說法嚴然
到本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嚴既進
為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
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為
力更無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叙故
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
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
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
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
諸明達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
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
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
至罽賓無疾而死時年七十有八彼
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
實行未辯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
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

子智明智達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
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
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宋京師祇桓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
德鎧本是剎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
賓國機辯雋達深有大度仁愛汎博
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
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
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拘不獲
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
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
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
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
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
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
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
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
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
矣不殺戒亦眾矣寧在闕半日之餐
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普濟耶帝乃
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
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
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

[illegible]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　法[illegible]卷第三　[illegible]
乃躬往祇桓寺供給隆厚王公敬若
遇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在高僧傳並
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
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
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
那得二眾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
戒法本在大僧眾發設不本事無妨
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
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
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
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
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
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牀
席跋摩所坐花采更鮮眾咸崇以聖
德夏竟還祇桓其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食未畢先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
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後即
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
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
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丈許起於屍
側直上衝天莫能識者以香薪闍維
香油灌之五色焰起氤氳麗空四部

群集哀聲慟天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又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
陽名曰玉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
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嘗與
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
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
家人巫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覡
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
師畺良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諮所見
耶舍曰以輝禪既有分欲勸化令出
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間
誂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逼嫁之
輝遂一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不
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棄除
穢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
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見
并召綱佐及有懷沙門五加難問輝
數演無屈坐者歎之崇乃許離去家
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
致廣陵寺
宋濟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為衛軍府
佐疾病經時憂必不濟帶至心歸佛

衣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屈
頂上以小麥升及剃刀授之云服此
藥開此刀病又愈召既覺尋得孫
而覺因服藥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
八十乃亡

宋元嘉九年東宮會二女姊十歲妹
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
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
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
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
明年三月十五日又失在田作人見
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神覓經月乃
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鉢而歸自
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為我弟
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
緣小曰法綵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
經法遂還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日夕
禮誦每現五色光流照岑嶺自此
容止音調雅正有若上京風規不能
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等皆延敬異云

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